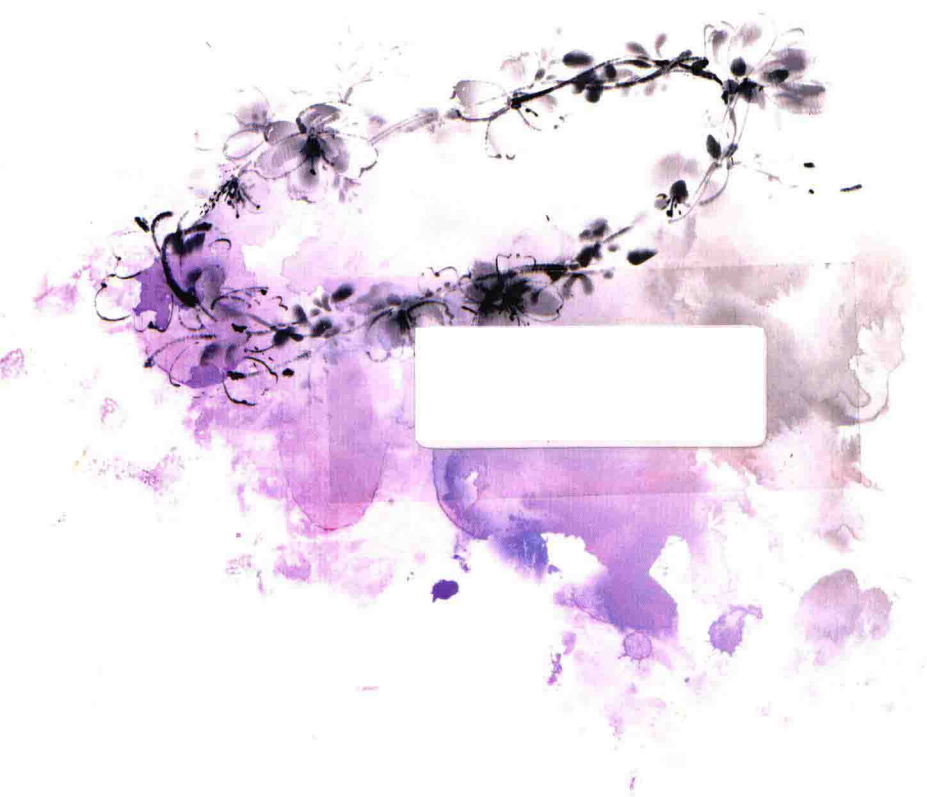


骄傲无双

jiāo
jiāo
wú
shuāng

「下卷」

林家成
作品



娇娇无双



林家成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骄娇无双 / 林家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00-1663-7

I. ①骄…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7882 号

骄娇无双

林家成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丁元元

特约策划 丁元元 马晓婧

营销统筹 蕊 蕊

装帧设计 80 零·小贾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黎紫薇 袁 蓉

特约编辑 马晓婧

营销推广 陈 晨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62.5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ISBN 978-7-5500-1663-7

赣版权登字: 05-2016-4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四十一章	风波平，有情人	001
第四十二章	这份情当告天下	015
第四十三章	这就是孤寂	030
第四十四章	力挽危澜	045
第四十五章	孤身流落北魏	063
第四十六章	北地崔玄的心意	080
第四十七章	露真容姬姁入后宫	094
第四十八章	回祖地成夫妇	110
第四十九章	荆州乱再遇旧仇	121
第五十章	回建康姬姁入谢府	136
第五十一章	得默认幸福安康	152
第五十二章	真身泄露四面楚歌	168
第五十三章	四顾茫茫郎何在？	186
第五十四章	灭祸根谢琅断臂	202
第五十五章	得免死金牌姬姁产子	218
第五十六章	再见北魏皇帝	231
第五十七章	南阳一会姬师惊天下	247

第五十八章 得尊敬，成鸳盟	262
---------------	-----

番外

第一章 庄十三和姬姁的前世	277
---------------	-----

第二章 王璃	284
--------	-----

第三章 姬氏庄园和崔玄	286
-------------	-----

第四章 次子姬昊	300
----------	-----

第五章 再回建康	304
----------	-----

第六章 萧道成	309
---------	-----

第七章 谈之睿的心上人	311
-------------	-----

风波平，有情人

姬姒自从解了谢琅之围后，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她在榻上一倒足足睡了一天一夜。

再次醒来时，外面乐声隐隐。

姬姒倾听了一会儿，顺着声音寻了一阵，看到了在月光下舞着剑的崔玄。

南朝一地，士族们憎恶与武事有关的一切。在这里，出自将门的儿郎每每谈到自家门第时，都是羞耻得开不了口。所以，这般寒光四射，杀气流溢的剑技，姬姒还是第一次看到。

崔玄的剑术不错，姬姒直是看得入了神。直过了一会儿，崔玄拄剑而立，月光下一颗颗晶莹的汗珠顺着他雕塑般完美立体的俊美面容流下喉结，还反射出晶莹的光芒。姬姒猛然一凛，连忙别开了目光。

察觉到姬姒的动作，崔玄似笑非笑地瞟了她一眼。他走到一侧，顺手拿起毛巾拭了一把汗。

转过身，崔玄一边把剑插入剑鞘，一边说道：“今晚月圆，我观这左右景色极美，阿姒可愿随我一道走走？”

姬姒想道：他现在伤也好了，只怕离别不远了。

想到这里，姬姒点了点头。

两人一前一后，踩着银色月光，沿着树木摇曳的阴影，朝着前方走去。

在不需要易容的时候，姬姁总是素着一张脸，此刻也是，她白嫩无瑕的面容上不曾沾上半点脂粉。这般行走在月光下，她那像男子一般简单束起的乌发，那清皎得仿佛透着光的美丽容颜，那一袭飘逸的玄袍，那木屐哒哒的从容，都令姬姁有一种亦雌亦雄的皎艳。

崔玄落后几步，他深邃的眸子倒映着姬姁高挑的身影。

又走了一会儿后，崔玄移开目光，他微笑地看着前方黑漆漆的、宛如巨兽一样无声潜伏的南地山脉，说道：“听说南人每逢离别便喜欢折柳高歌，唱长赋而泣之？”

这个时代的生离，便等于是死别，往往一别之后，终其一生也不会有相见之期。这阵子姬姁与崔玄朝夕相处，已把对方当成了好友，陡然听到他说出这样的话，姬姁不由生出了几分伤感。

回头看着明月下崔玄那颀长的身影、俊美的面容，姬姁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道：“是啊，每一次离别，那些送别的人总是哭得很厉害。”

她这话一出，崔玄的声音马上变得磁沉而温柔起来，他轻轻问道：“那我们离别时，阿姁会不会为我流泪？”

姬姁怔怔地迎上崔玄那深邃到了极点，因此总带上了几分深情的目光，喃喃说道：“许是会吧。”

这个答案一出，崔玄笑了。

他转过头，风度翩翩地继续朝前方走去。走了一会儿后，崔玄说道：“在北地，那些鲜卑贵女崇尚勇武，她们很多人的马骑得比南朝的将军还要好。”笑了笑，崔玄又道，“北地贵女的地位也很高，甚至朝堂之事她们也可随意点评。不过，无论南北看待美人的眼光都是一样，都以皮肤白皙、风神秀逸为佳。”

说到这里，崔玄突然上前一步，只见他走到道旁扯了几丛野花，专注地编织起来。

这个人一直深不可测，这般低着头专注地编织花环时，他那白皙修长、穿梭不停的十指，竟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

不一会，花环便编成了，他走近姬姁，伸手把它戴在姬姁头上，然后，崔玄低头凝视着她，用极低极低的声音说道：“卿在南朝我在北地，我们之间隔了几万重河山，玄真是害怕，这一别之后，再也无缘见卿一面。”说到

这里，他又轻轻说道，“我真想这时间能就此停留，这天上的明月永远不再移动，阿姁头上的这个花环，也永远不会有枯萎的那一天。”

他说这话时，声音中有了哑意。姬姁怔怔地抬头，月光下，崔玄的眼中似有反光，难道，他要流泪了不成？

在这种交通不便、生离便是死别的时代，无数无数的小儿女，会在偶然相逢、萍水相聚后，因为想到一别之后，彼此永无再见之期，而选择私奔或一夕之欢……

其实这并不是轻薄，只是年华最美的时候，遇到了那个触动心灵的人，一时绝望后做出的冲动之选。只是在那么个时候，想到永生永世，都只能在梦中回忆阿郎那微笑的容颜，回忆他回头凝眸时那温柔如水的目光，心痛得无法自抑之下的抉择……

太过遥远而又艰险的距离，把一切的思念都轻易地沉酿成相思，也把一切的萍水相逢，变成了永生永世回味无穷的美梦。

如果姬姁不是心有所属，这一刻，这个风华绝代的美男子的温柔一笑，这个倾倒了大江两岸无数女子的权贵的泪光，都会让她再难忘怀。然后，如果姬姁是一个寻常的、很难出门一次的闺阁女子，她会牢记这个大美男的容颜举止，并因此发现，身边所见的任何郎君，都远远不能与他相比，就此，相思刻骨，痴心成怨！

再一次，姬姁真心觉得，到了崔玄谢琅这种地步的美男，他们真心不能随意抛洒他们的温柔，也最好不要轻易对一个女子另眼相看……因为，凡间的春色，很难抵挡他们无意间的那回眸一顾！

一边胡思乱想着，姬姁一边无意识地伸手摘下花环。就在她把花环拿下的那一刻，突然地，崔玄竟是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腕。他用力太大，直是握疼了她。再然后，崔玄一声长啸，就在啸声远远传开时，一匹白马踩着月光奔驰而来。

转眼，崔玄把姬姁重重一扯，提着她跳上了马背。转眼，那马一声长嘶，载着两人追向了明月！

骏马在静夜中疾驰。奔行了一会儿后，前方出现了一泓倒映着月光的粼粼河水。

崔玄哧溜溜一声翻身下马，回头朝姬姁看来。

姬姁抿了抿唇，扶着他的手跳下马背。

姬姁一下马，崔玄便转过身，迈开长腿朝着河畔走去。

过了一会儿，姬姁略带责怪地说道：“崔家郎君，你不应该如此……”不等她的话说完，崔玄便轻轻“嘘”了一声。只听他声音低而磁沉地说道：“你闻到了吗？这漫山遍野，随着河风吹来的花香？”

姬姁侧过头去，果不其然，这随风吹来的，不正是一阵阵花香？是了是了，桃花虽然已经凋零，香味浓郁的橘子树和苦楝树的花正在盛放，这两种树附近应该种了不少，使得这河风都香得让人心醉。

崔玄缓步朝着河畔走去。

一边走，他一边眷恋地说道：“这股风暖水软，连空气也是香气流溢的景致，可真是美啊。”他低低哑哑地又道，“这江南，怎的这么让人流连呢？”说这话时，他转过头，背对着月光的眼眸深邃又眷恋地看向了姬姁。

这人实在是俊，举手投足都风姿绝伦。姬姁看着这个身量轩昂宛如神祇的郎君，突然低声说道：“你到了北地后，一定要保重自己……别轻易被你们皇帝把性命算计了去！”

崔玄眸光晶亮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他哑声应道：“好。”又过了一会儿，崔玄说道，“谢十八就那么好，使得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别人？”

姬姁怔住了，她眨了眨泛着水光的眸子，定定地朝着被湖风搅碎了又合拢、合拢了又重新搅碎的水中明月看了一会儿，轻声说道：“他是很好……不过我已经放弃他了。”说到这里，姬姁自失地一笑。她轻声又道，“我这次救了他，想来，如果我拿这救命之恩与他谈判的话，他会割断这种牵绊的。”

姬姁长吁了一口气，笑容灿烂地说道：“我其实挺害怕嫁人的。”

崔玄看了她一会儿，说道：“那你愿意嫁我吗？我会对你好的，一生都只对你一个人好！”

他语气极慎重，姬姁隐隐感觉到，他之所以把她叫出来，为的就是说出这句话。

姬姁慢慢摇头，她没有迟疑地回道：“我现在，谁也不想嫁了。”过了一会儿，姬姁又道，“北地并不好，我不喜欢那个地方。”

姬姁回答得太果断，饶是早就知道她的答案，这一刻，崔玄也僵立良久。然后，他迈开长腿，朝着那河水走去。

走到河旁的一处石堤上，崔玄才负着手，转过头来。

崔玄这般站在河水中，负着手背着月光沉默地看了姬姁许久许久。

长久的沉默后，崔玄突然笑了。他这一笑特别不同，笑着笑着他还放声长啸起来，那引得夜风呼应的啸声，许久还在天地间回响。

一啸止息后，崔玄傲岸地站在那里，说道：“阿奴，我该与你道别了！这一次南地之行我很满意。阿奴若是有朝一日来到北地，崔玄一定会盛情相待！”

这个郎君，明明这阵子一直都在向她表达好感，就在刚才还在向她求娶，可就这么一转眼间，他便放下了。

也是，这般绝代风华的顶尖权贵，他自有他的骄傲和他的执着，他想要示好时，便是万千温柔，他想明白了放弃时，也是云淡风轻！

听着啸音引起的群山回响，姬奴无声地笑了笑。

……不一会儿，崔玄便翻身上马，载着姬奴回到了宅院。

转眼一夜过去了。

姬奴睡得晚，直到凌晨才迷糊睡去，她刚陷入似睡非睡的境地，外面传来了一阵喧哗声和欢呼声。

姬奴翻身下榻，披上一件外袍便踏着木屐出了房门。

刚刚推开院门，姬奴便看到披着一身朝露的谢琅朝她走来。

他依旧风度翩翩，只是那眼睫毛上还挂着露水，玉冠束起的乌发上也有湿意，分明是连夜赶路而来！

谢琅看到了姬奴。

他先是脚步一顿，转眼，谢琅脚步加快，他大步走到姬奴面前，先是朝她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突然地，谢琅伸出双臂，把姬奴重重地搂在了怀中！

像是搂着失而复得的珍宝，谢琅重重地抱了姬奴一会儿后，才潇洒地退后一步向众人颌首笑道：“大伙辛苦了。”

等到众人退去后，谢琅又低头看向姬奴，轻轻在姬奴的额头上印上一吻，谢琅低低说道：“阿奴，我平安归来了，你高兴吗？”

她很高兴，她太高兴了！

姬奴抿紧唇想道：只是她不想让这个人知道，她是那么的喜悦。

察觉到姬奴的心潮起伏，谢琅低低笑了起来：“刚从榻上爬起的吧？现在还早，你再去补一会儿觉。”说完后，谢琅放开姬奴，转过身风度翩翩地朝着崔玄走去。

崔玄也不知醒了多久，正倚着门框，似笑非笑地朝着这边望来。

就在姬姁退到房中重新洗漱时，谢琅已经来到了崔玄身前。

两人对视一眼后，崔玄率先开了口，他轻笑道：“这次见到十八郎，突然发现郎君越发清逸超然，似是去尽了沉郁，难道，十八郎这是做出了决定？”

谢琅颌首，坦然说道：“是。先前拘于世俗礼节，总想把阿姁带回陈郡谢氏，让她有个名分。现在已向家族坦白此生不再娶妇了。”

崔玄怔了怔，过了一会儿，他轻叹道：“不做嫁娶，就这般做一对零落世间的野鸟儿？这个决定着实不易。”

这话一出，谢琅也笑了。他摇头道：“决定并不难，我以前也曾想过不娶妇纳妾独善自身，只是后来入了障，既不愿意阿姁以自由之身招蜂引蝶，又知道姬姁最是重名分，便想要世俗的认可了。”

这阵子朝夕相处，崔玄对姬姁这个人也颇有一些了解。他颌首说道：“你顾虑得对，姬氏要真与你做了这种没名没分的夫妻，一年二年也罢，时日久了，作为一介妇人终是心如漂萍。”

两人只是随意地说了几句话，谢琅便已明白，崔玄对姬姁放手了！

谢琅想笑，却又没有笑出来。他微笑地瞟过不远处飘来的一缕浮云，只觉得身心一片澄澈。

只是，这两个人自顾自地交谈着，竟一点也没有想到，如果姬姁真的无意继续了那又该如何？

崔玄是下午启程的。

他离去前，与谢琅坐在一叶扁舟中对话了半日。姬姁毕竟是一介女流，还没有资格涉足这两人的交谈当中，于是回到宅院中收拾行李做着前去建康的准备。

可让姬姁没有想到的是，前脚崔玄离去，后脚谢琅便告诉她，因为她在扬州显示出的本事，前不久，刘宋的所有道门宗师联合在一起向皇帝上书，要求正式封姬越为国师。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今在建康和南朝遍地开花的佛门，本是从北魏的屠刀下逃到南朝来的，他们怎么会允许这最后一处安生之地，再次变成道家的主场？

于是，那个消息传来后，和尚们激动了，他们害怕姬越成为国师后，又重演北魏的那套兴道驱佛手段，于是纷纷上书抗议。

不知不觉中，姬越再次卷入佛道之争，并成为了其中焦点。

谢琅告诉姬姁，因为北魏皇帝杀佛杀得太过惨烈，现在刘宋的高僧们人人自危，便是那些佛门的信徒也对姬越这个准国师产生了杀意！有先下手为强的打算！

所以，谢琅这次紧赶慢赶寻到姬姁，就是怕她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贸然进入建康。

最终，经过商量之后，姬姁重新扮回姬越，不过，这一次的姬越，是在扬州围城时，被北魏人暗杀后导致重伤的姬越。

幸好司徒神医到了建康，姬越完全可以请司徒神医帮他一把，让所有人都相信，他姬越的身体是真的不好了。再然后，姬越只需要在皇帝和众人面前稍稍露过一两次面，便可以打着需要离开建康治病的借口避开这场佛道之争。当然，姬越离开了建康，他的妹妹姬姁却还是可以在的。

.....

四月的建康，还是那么一派繁华热闹，这种刻到了骨子里，流淌于空气中的安逸奢华、芳香软靡，令得第一次来到建康的季元等人直是看花了眼。

今天，是姬越回朝的日子。

虽然姬越伤病的消息早早就传到了皇帝案前，可姬越抵达建康时，迎接他的人还是人山人海。

挤在最前面的，有皇帝派来的几个大臣和太医，以及与姬越有交情的王镇等人。

再然后，便是一脸焦急地望来，不时跳着看来的萧道成和姬姁的婢仆部曲们。

后面的角落，还停着几辆驴车，那些驴车里有萧衍、庄十三等人。

当然，码头后面，以及街道两侧的阁楼里，还有一些佛门道门的人！

这所有的所有，都是来迎接姬越的。

渐渐地，载着姬越的船只靠上了码头。

渐渐地，季元等奴仆抬着躺在平板上，俊美清皎的面容苍白到了极点，并明显消瘦许多的姬越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一两个月为了崔玄谢琅之事，姬越日夜难安，直是瘦了十几斤，所以，现在一副病容。几近形销骨立的姬越一出现，前来迎接的人都是一惊。原本还存了几分疑惑的人，几乎是立刻就相信了姬越的确病重！

长高了一些的萧道成第一个冲了上来。这个身处发育期的少年，一见到姬越便哑着一副鸭公嗓哽咽起来。

姬越有气无力地安抚他两句后，便在众人的簇拥中浩浩荡荡地进了自家府第。

姬越刚刚回府，皇帝派来的太医也到了。

不过，有了司徒神医的指点，姬姒早就有了应对措施，她只需要在腋下夹点东西，便可以让脉相变得混乱。

在太医们的摇头叹息中，姬越的重病得到了确定，再然后，便是姬越在病中写一封奏折，向皇帝请求辞去朝中之职。

皇帝并没有允许，还大肆赏赐了姬越，允他暂时休养些时日，直到康复后再回朝堂。

再然后，姬越向皇帝表示，说是司徒神医说了，他现在的这种痼疾，在荆州有一位隐士能治，他将离开建康去求医。

就这样，在回到建康十天后，姬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建康，消失在众人眼前。

说实在的，姬越这一次退避非常及时，因为，他在扬州期间，与谢琅和崔玄亲密无间，与北魏国师也秘密相处过的事被人密奏到了皇帝跟前。警惕到姬越这个人或许野心勃勃腹藏奸谋，皇帝正准备召他入宫问责呢。

现在的皇帝，正因为刘义康谋反一事大动肝火，还杀了不少大臣，姬越这件可大可小的事，犯在怒火中烧的皇帝身上，很有可能会导致他下狱。下狱也就罢了，要是下狱时出现什么搜身或欺凌事件，就很有可能暴露姬越的女子身份。

发现自己逃过一劫后，姬越突然想到，谢琅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似乎都恰到好处。然后这一天，她无意中得知，原来自己前往扬州接待北魏国师和崔玄一事，也是谢琅指使人向皇帝建议的……也就是说，姬越之所以被卷入佛道之争，到现在不得不装病退出朝堂，并使姬越这个身份被迫消失于人前，都是谢琅算计的！

姬越离开建康的第二天，便有人前来拜访姬姒了。

这个人是王镇。

王镇过来时，姬姒正坐在一丛花树下。她脸色苍白，黑眸黑得幽静幽静的，人也清瘦至极，只是那张脸，比他上一次见到时还要美丽两分。

这姬小姑，竟是每一次看到，都会觉得她又更美了。

听到脚步声，坐在软榻上看着花瓣纷落的姬姁转过头来。

一对上她的目光，王镇便凝了凝神，转眼，他低下头朝着姬姁行了一礼，温文说道：“令兄昔日于我有恩，如今他不在建康，王某甚是忧心小姑。”

姬姁笑了笑，她轻声说道：“多谢王家郎君。”

这时，婢仆们已经上前。她们为王镇摆上榻几，准备好糕点。

王镇施施然坐下，他像是到了自家院落一样，随意抿了几口酒后，又道：“令兄于我全家都有活命之恩，我父亲多次提到都心怀感激。”

他从一侧的礼物中拿出一坛酒，说道：“这是我父亲亲手酿制的，希望小姑会喜欢。”

就这样，王镇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姬姁聊了小半个时辰才告辞。把他送走后，姬姁转过头来看向秦小草，纳闷地说道：“你有没有发现，王镇这次怪怪的？”

秦小草摇头，她嬉笑道：“定是小姑生得太美，他不舍离去吧？”

王镇走出姬府大门后，没有立刻上驴车，而是回过头看了一会儿。

一侧的驭夫好奇地问道：“大人，你在看什么？”

王镇收回目光，他低声说道：“也不知怎么的，每次看到姬小姑，我总觉得这对兄妹太过相似。”转眼，他自失地一笑，“定然是我的错觉。”

那驭夫是他的表弟，与王镇一起长大颇有点情谊，闻言说道：“我总觉得大人对那位姬越郎君太过关注，现在看来，大人是喜欢这位姬小姑了？听人说这个姬小姑年近二十还没有许人呢，大人现在身份不一样，要是上门提亲的话也许能成。”

这人身份太过低微，又来建康不久，还不知道姬姁与谢琅的传闻，王镇无声地笑了笑后，颇有点怅然地说道：“若是以前的姬小姑，倒是可以娶回去为妻，现在她容姿太盛，我等寒门只怕是不敢娶了。”说到这里，他跳上驴车，命令道，“走吧！”

王镇前脚刚走，后脚，萧道成来了！

听到弟弟前来，姬姁也顾不得装病了，她从榻上一跃而起，迫不及待地朝外跑去。跑着跑着，姬姁远远看到萧道成的身边还有婢仆，马上反应过来，于是急急止步，秦小草一过来，她便歪倒在秦小草身上，装成靠她扶持才成的模样。

远远地，少年看到了自家姐姐这番动作，他扬唇一笑后，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狠辣，在命令所有人停在原地后，萧道成朝着姬姁跑来。

转眼间，萧道成便跑到姬姁身边。

十三四岁的少年，身量已经很高了，只是太瘦，俊秀的脸上也满是青涩，同时，他颧骨处还有一块被人打后留下的青紫印痕。

姬姁连忙伸手抚向他脸上的伤痕，恼怒道：“怎么还有人欺负你？”

萧道成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姬姁。直是朝她看了好一会儿，萧道成猛然伸开双臂把姬姁重重搂在怀中，一边抱着她，少年一边沙哑地唤道：“姐姐，姐姐，姐姐……”

萧道成脾气不好，骨子里有一股狠戾，而且，别人的小恩小惠从来都收服不了他。而以他不高的身份，一般人示了两次好他还不臣服的话，免不了又是一场官司。所以，便是姬姁在兰陵萧氏再三打点，他的日子还说不上好。

这些还是其次，对萧道成来说，自离开姬姁后，便再也没有人无条件地对他好，任凭他怎么熊都不会嫌弃了。

听到少年沙哑暗沉的声音，姬姁一急，她连忙说道：“阿道，是不是又有人欺负你了？”

萧道成只是紧紧把姐姐按在怀里，过了一会儿才哑声说道：“我没事，我只是想姐姐了。”他慢慢退后两步，歪着头朝着姬姁打量一会儿后，少年颇为得意地说道，“姐，我前不久立了一些功劳，现在那些人不会再整月整月地拘着我了。你看，我想你了还能出来找你。”

姬姁一笑，她眉眼弯弯地说道：“是呢是呢，以后姐姐可以经常与阿道见面了。”姬姁牵着萧道成的手朝着厢房走去，她一边走一边高兴地说道，“阿道阿道，姐姐前阵子学会了两种吃食，待会弄给你吃。”转眼她又笑嘻嘻地说道，“我这次在扬州寻了一匹极好的马，待会你去看看。对了阿道，你缺不缺钱用？姐这里有一些钱，待会都给你留在身边备用……”她一边走一边说，直是唠叨个不停。

萧道成待了一个时辰才告辞离去。他现在虽是行动有了一些自由，可那自由也非常有限。

萧道成离去后，姬姁突然感到有点空荡荡的了。

她转身回到书房，拿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慢慢掩下。这时已经入夜，一轮暗红色的圆月挂上了天空。

仰头望着那轮圆月，姬姁突然觉得有点冷。

就在他搓了搓手臂，轻步踏出房门时，突然地，外面传来了一阵喧哗声。

转眼间，秦小草疾冲到她面前，急声说道：“小姑，谢家郎君来了。”

姬姁一怔，迟疑片刻后，她提步走出。

姬姁走出院落时，一眼便看到了谢琅。

来到谢琅面前，姬姁说道：“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谢琅没答，他只是哑声命令道：“你们留下。”声音一落，他风度翩翩地朝着她的书房走去。

转眼间，谢琅进了姬姁的书房。

看到他倒映在书房纱窗上的身影，姬姁又转头朝那两个显得有点呆笨的部曲看了一眼，交代两句后，提步朝着书房走去。

进了书房，轻轻把房门掩上后，姬姁蹙着眉语气疏淡地说道：“郎君怎的夤夜前来？”

姬姁话音一落，谢琅那站得笔直的身躯便是一晃。紧走两步扶住他，姬姁惊道：“你额头怎么这么烫？”

谢琅的额头非常之烫，刚才在外面还看不出，现在在烛光下，她才发现他一张俊脸烧得通红！

姬姁伸手一摸，直是骇了一跳，她连忙扯着嗓子朝外面叫道：“来人，来人！”

转眼间，秦小木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小姑？”

姬姁急道：“快把谢郎带来的那两个部曲叫来。”

“是。”

不一会儿，那两个部曲过来了，姬姁急声问道：“你家郎君病了，你们知道吗？”

两个部曲一怔，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其中一人回道：“……那个，郎君刚从外面回来，他是直接来到小姑这里的。”

姬姁命令道：“快去请大夫！”

这一次，她的声音落下后，谢琅一把扣住了她的手，闭着双眼，谢琅低哑地说道：“别担心，司徒公已经给我看过了。”转眼他又低低地说道，“我是服了药才过来的。司徒公说了，服药后发热是正常事。”

姬姁这才放松下来。

她扶着他挪到书房里面，刚把谢琅放回榻上，他便闭着眼闷哼了一句，然后，姬姁发现他竟是满头大汗。

姬姁一惊，她正欲再把那两人叫过来询问，想到那两人啥也不知道的样子又走了回来。一边命令秦小木去问过司徒神医，姬姁一边走到榻旁。

这时，谢琅一手抓住了姬姁的手腕。

闭着双眼，俊脸烫红的谢琅紧紧抓着姬姁，低声说道：“阿姁，我这次让你离开朝堂，你可有怪我？”

姬姁抿紧了唇。

还没等她开口，谢琅又道：“你虽是聪慧，却对政事并不敏感。古往今来，能够进入朝中成为人上人的，无不是精明敏锐心思百转之辈。我之所以弄下你，是怕你在朝堂待久了，那些人精发现你是女儿身。”

姬姁怔住了。

她记起自己与崔玄第一次见面，被他发现破绽。她也记起，崔玄说过她对政事不敏感，完全不似一个在朝中为官的人……

这么说来，他倒是真心为她好了。

就在姬姁反省自身时，谢琅又低低地唤道：“阿姁。”

姬姁低头看向了他。

谢琅额头烫得厉害，他低低说道：“我不娶妻纳妾了，以后只守着你，你别再生我的气了，好不好？”

姬姁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看了谢琅一会儿后，姬姁沙着声音说道：“是，是吗？”

回答她的，却是谢琅的轻鼾声。他睡着了。

半个时辰后，秦小木带来了司徒神医的口信，司徒神医说，谢琅在扬州就受了伤，可当时治伤的大夫极其草率，回到建康后，谢琅危机一解除，那伤和以前留在身体里的旧病便一道暴发了。司徒神医还说，他给谢琅开的是虎狼之药，药性极猛，会导致反复发热，不过影响不大。

得了司徒神医的话后，姬姁放松下来。

可放松归放松，现在谢琅额头滚烫，睡梦中还时不时呓语几句，他带来的那两个部曲又一看就是个笨的，姬姁竟是无法狠心扯开他的手离去。

这时，月亮的银辉透着窗户照在了榻上，照在谢琅那张俊到了极致的脸上。